簡齋書鈔

K 51

F
カ-89

嬾眞子五巻

宋　廣陵馬永卿著
明　陳汝元校

筆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兎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絶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兎毛故潁傳備載之

東林舊本五柳集

世所傳五柳集數本不同謹按渊明乙丑生至乙巳歳賦

富士川家藏本
490.4
Ka-10
No.2545
12 K 51
富士川文庫
676
昭和47年6月28日

帰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或云辛丑歲則方三
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
非也若云開歲倏五日則正序所謂正月五日言開歲倏
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為正又舊氣
和天象澄作此象訛耳集中如此類極多今特舉此一
篇
五柳与高晉安別詩舊本十韻第九韻云才華不隱世江
湖多賤貧第十韻云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今世有本
無第十韻故東坡詩送張中亦止於貧字云不救歸裝
貧又今本云游好非久長一遇盡因勤而舊本云游好非
少長一遇定因勤益其意云吾与子非少時長時游從也
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語最妙識者自知之

夷狄謂中國為漢

今之夷狄謂中國為漢者蓋有說也西域傳載武帝輪
臺詔曰匈奴縛馬前後足言秦人我丐如馬注謂中國
人為秦人習故言也故今夷狄謂中國為漢亦由是也

修養之士書月令於坐隅

官中隱士駱耕文道常言脩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
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
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

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大損人耳僕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

縣字

陳待制邦先字應賢初任差作試官發解進士程文中犯聖祖諱衡替問之云因用莊子飾小說以干縣令而疏之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懸高也謂求高名令聞也然僕以上下文考之揭竿累以守鯢鮒其於得大魚亦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道亦遠矣蓋揭竿累以譬飾小說也守鯢鮒以譬干縣令也彼成玄英膚淺不知莊子之時已有縣令故為是說史記莊子列傳莊子与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史記年表秦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為大縣〻一令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二年也且周嘗往來於楚魏之間所謂監河侯乃西河上一縣令也時但以侯稱之耳而疏乃以為魏文侯不知与惠王之時相去遠矣且監河侯云我得邑金以知為縣令也若晉申公巫臣為邢大夫而其子稱邢侯之類是也

剛卯

僕仕於閩中於士人王忠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

狭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隷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与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莊子之言与孫真人醫方相合

關中名醫駱耕道曰莊子之言有与孫真人醫方相合者五苓散五味而以木猪苓為主故曰五苓莊子之言曰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鶏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郭注云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故此數種若當其時而用之則為主故曰是時為帝者也疏云藥無貴賤愈病則良斯得之矣故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且如治風則以菫為君菫烏頭也去水則豕零為君豕零猪零也他皆類此彼俗醫乃以本草所録上品藥為君中品藥為臣下品藥為佐使可一笑也

反切自呼

僕之（友）孫亞之自呼曰雅朱者卿自呼曰刑或問有故事乎僕曰孟施舍之養勇也又曰舍豈能為必勝哉注曰施舍自呼其名但曰舍蓋其好勇而氣急也恐起於此

莊子之疏

莊子之疏有可以一大笑者徐无鬼語武侯曰直者中繩曲者中鉤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歩驟廻旋中規矩鉤繩也故東野後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矩同一意也疏乃以直為馬齒曲為馬項方為馬頭圓為馬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故可以一大笑

相馬

五石散

後漢以来方書中有五石散又謂之寒食散論者曰服金石人不可食熱物服之則兩熱相激故名謂之寒食則可也然晋史載裴秀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薨年四十八據此則又是不可飲冷物也後問一名醫答云食物則宜冷而酒則宜熱僕初不信後讀千金方第二十五巻解五石毒一切冷食唯酒須令温然則裴秀傳所謂當飲熱酒亦非

歸田録二巻

宋歐陽脩著
明陳汝元校

天壽院風藥黒神丸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黒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剤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食會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一作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内捻

頭一差而食一有之字此亦異於常一無此字人也

林逋梅花兩句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如章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頗為士大夫所称又梅花詩云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一作能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一作傳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寞未有繼者

上廁讀書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盖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学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屬思尔

宋庠寶翫佩觿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名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求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蔡君謨書集古録目序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録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緑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来遲使潤筆独(一作猶)無此一種佳(一無此字)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牓子録子劄子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録子今謂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与両府自相往来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謂押字也)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尓

物有相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榠櫨置其中(榅桲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尓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

以皁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一作損）至於薄荷酥
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
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
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頴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
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
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
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服〔腹〕信手磨金屑
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
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盡
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犀獨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
小塊子方一寸半許（四字一作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於（一無此字）
懷中（一有使字）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
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
有知者

打字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
爾（打丁雅反）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
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撾作擊之義也至於
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投夫飯
餉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

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挙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学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偏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謪（疑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〻又擊物之聲故音謪耿為是言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東坡先生志林十二巻

明　商濬　挍

風氣養生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風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齧雪啖氈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況洞房綺穀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記之

文選編次無法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

皆偽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李善文選五臣文選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礼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幼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暴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与父為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類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李陵与蘇武書非西漢文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与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与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文琰之流離為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方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中尤知其非眞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容安軒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龎安時

蘄州龎君安常善醫而聵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乎

徐陵多忘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〻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輩闇中摸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

中風皆熱之所生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為內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嘗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錢子飛夢中為鬼所脅不施藥

王旟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

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救子飛懼遂不施予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為鬼所欺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趙抱一徐登張元夢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与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举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虛實無乃与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輕以意改書古書日就訛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与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与
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没浩蕩万
里誰能馴蓋滅没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觧
没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五臣文選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嵆中散琴賦云閒
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所謂庳者猶今俗云敧聲也敧音鮮出
歌録鼓兩之絃間遠則有敧故曰閒遼絃鳴云今之所謂泛
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絃長而徽鳴也五臣皆不
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弦
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淺妄
可笑者極多以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学者忽
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
唐神女賦自玉曰唯〻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
也相如又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聊
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耳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
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
帝不豫詔孫兆与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

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
為朝官而死矣予來黃州鄰邑人龎安常者亦以醫
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以鍼術妙絕然患聾自不能愈而
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寄論於目睫也聊驤常安皆
不以賄謝為急又頗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
年三月余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為記之

舒州醫李惟熙

今日見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為人清妙
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開花背
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云桃杏花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
五出必雙嘗說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與雪花六出此殆
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皆失常故也木石
之蠹者必不沙爛々々者必不蠹而能浮水浮者亦殺人
余嘗考其理既沙爛散則不能蘊蓄而生蟲至甘而
不蠹者以其沙也此雖末事亦理有不可欺者

小兒醫張荆筐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
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還
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
匍匐來就視冢中空無有惟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

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歳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載蝦蟆也法不當与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与余言盖嘉祐六年也

貧者生子多不挙

近聞黄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挙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某以書遺之乃立賞罰以變此風而黄之士石耕道雖椎魯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為善乃使率黄人之富者歳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連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挙子者輙少遺之若歳活得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脉之難明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虚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状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天下盖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未嘗徒死亦因其長而

護其短尒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虚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虚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啖物而不飲水盛夏不渴

章患順年七十一日行二里盛夏暴日中不渴蓋常啖物而不飲水云

黄連治癖疥

丙子寒食日前資積長老曇顯言惠州海澄十五指揮使姚歡守把阜民監應當中趙庚明知州巡檢娃申者与知監俞懿有隙吏士與監卒忿爭遂告監卒反庚明為閉衙門出甲付巡檢任討之歡執挺立監門白巡檢以身任監卒不反乞不交鋒巡檢無以奪為斂兵而止是日微歡惠州幾殆歡今年八十餘以安南軍功遷雄略指揮使老于黄州鬚髮不白自言年六十歲患癖疥周匝

頂踵或教服黃連遂愈久服故不白其法以黃連去須酒浸一宿焙乾為末蜜圓如梧子大空心日午臨卧酒吞二十粒

三老長壽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旧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輙下一籌尔来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弃其核於崑崙山之下今已與崑崙齊矣以予觀之三子者与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龎安常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龎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絶人以指畫字不書數字輙深了人意予戲之曰予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与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予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水流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鷄是日劇飲而帰

龎安常為醫不志於利得法書古畫喜輙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与予用藥無以酬之為作行草數紙而已且

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龎胡二君與吾輩游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醫官仇鼎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為事殆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好新奇乃詩之病

詩須要有為而後作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淵明知詩病也

松脂之能

松脂以真定者為良細布袋盛清水一日沸湯煮浮水面者以新竹笊籬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製但削去皮搗羅細末耳拌匀每日早取三錢已著口中用少熟水嚥之仍以漱吐如常法能牢牙駐顏烏髭也 贈米元章

治目治齒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予病目昏

将以熱水洗之文潜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治目當如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録之

心不離田手不離宅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義尊義墨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晋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予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擣合為一品亦當為佳墨予昔在黄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為雪堂義樽今又當為雪堂義墨耶

時雨水　井泉皆良藥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離化坤以六二化坎故天一為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者其熱与石硫黄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脳為疽盖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故道士謂水中金可養鍊為丹此

固嘗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猶不能為況所謂玄者乎

煎茶用姜用鹽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据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輙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若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

觀音經改字

觀音經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詛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意哉今改之曰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外臺秘要代茶飲子

王燾集外臺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云格韻高絕惟山居逸人乃當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鬲調中信如所云而其氣味乃一服煮散耳与茶了無干涉薛能詩云麁官乞与真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又作鳥嘴茶詩云鹽損添嘗戒薑宜著更誇乃知唐人之於茶蓋有何朔脂麻氣也

布氣

晉方技傳有章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乱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乱者為虛曰此稻又欲得

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呂猗毋足得痿痺病十餘年
虛療之去須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
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持
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学道養无恙者至足之餘能以
氣与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
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温
〻也蓋若〻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建安余得之

此紙蔡公家賜紙也建安余得之〻於公之子縠以求東
坡居士草書居士既為作此數語得之天下奇
男子也世未有能用之者然丈夫窮達固自有時耶

龍川别志上下二巻

舎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輙許

宋蘇轍著

張公安道嘗為予言治道之要寧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説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揺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下王文正公為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迪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迪以落韻邊以師為衆与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王正議落韻失於不

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輙許恐從今士子放蕩
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遇當時朝論大率如此仁宗初年
王沂公吕許公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来士之翹俊者皆
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鋭之士稍〻得進漸為奇
論以撼朝廷朝廷往〻為之動揺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
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許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
格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
三人以才能為之称首其後許公免相晏元獻為政富鄭
公自西都留守入叅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
主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
孫沔等並為諫官〻〻之勢自此日横鄭公猶傾身下士
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虚為賢下以傲誕為高於是私
說遂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
徒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
恣為非横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晋公之時
臺諫言事必聽已如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於許公非諸
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蓋朝廷之軽重則不在此
誠使正人在上与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
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
患也可則從之不可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

臣僕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老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

元氣重十六兩

張安道知成都日以醫官自隨童九請出觀樂市五更市方合而雨作入五局觀避之至殿上見一道人臨堦而坐徃就之相問勞已道人曰張瑞明入蜀今已再矣醫曰始一至蜀耳曰子不知也凡人元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張公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夙相好今見子非偶然也解衣裾出藥兩圓曰一圓可補一兩氣醫曰張公雖好道然性重慎恐未信也道人曰所以二圓正為爾也取一圓并水銀一兩納銚中以盞蓋之燒之良久孔孔有聲揭盞以松脂末投之當有異三投而藥成當知此非凡藥也醫徑歸白公試之如其言每投松脂燄起光於坐小亭至三投燄如金色傾出則紫金也乃服其一圓而使醫遍遊成都冀復遇焉後見之孔明廟前復得一圓藥然服之亦無他異

澠水燕談九卷

宋 王闢之著
明 商濬校

醫有効除遂郡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効乞除遂郡真宗曰醫之為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相諭此意 帝德

廬山蓮花藏白集

廬山寺有蓮花藏〻有白集七十卷傳云居易自寫同遠大師文集不許出寺廣明初高駢強取去後四十餘年有王長史者徧求善本校正而藏之旋又為長史易去頗多舛謬真宗詔取至都下令侍臣以諸本參校繕寫付寺僧謹藏之 貢挙

集古録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留意
獨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岱山鄒嶧之篆下及漢魏以来碑
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為集古録因其石本
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列為目録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
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為之序請蔡君謨書之
眞一代之絶筆也 書画

錦帯

朐山有花類海棠而枝長花尤密惜其不香無子既開繁
麗嫋々如曳錦帯故淮南人以錦帯目之王元之以其名
俚命之曰海仙有詩曰春憎窈窕教无子天為妖嬈不與
香 車誌

長松治風疾

釈晋明齊州人久止靈嵓晩遊五臺得風疾眉髪俱墮
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
明不識之復告云長松長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薺苨
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参清香可愛无毒服之益人兼觧
諸虫毒明採服不旬日髪復生顔貌如故今幷代間士
人多以長松參甘草乾山藥為湯殊佳然本草及諸
方書並不著獨釋恵祥作清涼傳始叙之

椰子

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如椶櫚大者高百餘尺花白
如千葉芙蓉一本花不過三五顆其大如斗至差小外有
黃毛軟皮中有殼正類檳榔應是汝玄孫沈佺期亦有
題椰子詩云叢生彫胡首圓實檳榔身殼上有二穴牙
出穴中殼內類羅維膔皮味苦肉極甘脆蠻人甚珍之中有
汁大者一二升蠻人謂之椰子酒飲之得醉交州記以為漿
者是也治消渴塗髭髮立黑皮煮汁止血療吐逆內益氣
生風

犀

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內及交趾者角紋如麻實燥少
溫潤來自舶上生大食者文如粟萸理潤而倒光采徹
瑩甚類大鼻異若傳以膏甚有花紋而尤異者因通天
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飛走或龍
魚或成神仙或成宮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履毛羽鱗角完
具若繪畫然為世所貴其價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
以為犀愛一物玩之久則物形潛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
推者其紋有正插者有腰鼓插者其類不一方其未解也
雖海人亦未知其為異也故波斯以象牙為白暗 犀
角為黑暗以其難別識也犀之有通天紋者自顧其影

則怖常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於山麓植木如列羊棧久則木朽犀前足短止則依木而立朽折犀倒不能自立因格殺之犀歲亦退角培土埋僻處海人偵知以木角易取之西域謂犀為竭伽角為毗沙拏言一角也

李氏藏書山房

李尚書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書幾万卷公擇既去思以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於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書山房子瞻為之記

信公廟有靈

蕭椰字大珎後梁宗室為青州刺史有恵愛篤信於民及死民為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謚曰信公嘉祐中祠宇頹敝主廟者賈天恩老伶也有王乂者金家蒼頭也幼苦痛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僂而丐且十年一旦入夢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語能為吾修廟則使尔腰即伸於是遠近聞之湊奔爭施錢帛以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緡切未卒而二人爭錢相毆事稍諠施者因不復集

瘸　落蘇

錢鏐之據錢塘也子跛鏐鍾愛之諱謂跛為瘸杭人為

諱之乃称茄為蘇楊行密之処淮陽淮人避其名以蜜為
蜂糖由乎淮浙之音訛也以瘸為茄以蜜為密良可笑也